

晋阳魂梦



采采芣苢
著



千年等待，执手一世
前世情缘深几许
梦里依稀，燕子双飞
一别泪倾城
言犹在耳，念我独兮谁与共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作者简介

采采芣苢，原名高彩霞。鄂尔多斯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摄影家协会会员。就职于某国企，多年来致力于写作、绘画、摄影。作品散见于国内多种报刊杂志，著有长篇小说《晋阳魂梦》、散文集《陌上花开》。

晋阳魂梦

采采芣苢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晋阳魂梦 / 采采茉苾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525-2095-8

I. ①晋… II. ①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5764 号

晋阳魂梦

采采茉苾 著

责任编辑 刘 涛

封面设计 邵士雷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 光 出 版 社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728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17704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2095-8/I.611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千年一梦 千古一情

这是一部很好看的小说。当初在网络推出时，我只是出于对同事业余文学创作的好奇上网浏览，很快就喜欢上了，开始是一天读一章，三五天后，就不满足于一天一瓶的“点滴”式阅读了，保存网址，三五天上一次，一次读上三五章，到快结尾时，实在不甘心被人吊胃口，便请作者把最后四章全部发到邮箱一睹为快。大概作者也看出我是真心喜欢这部小说，便在出版前让我写几句话作序言，而我也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下来。

说是不假思索却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作者高彩霞女士是个才女，高大上级别的文艺青年。就我所知，其公文是职业，绘画是专业，摄影是副业，文学是业余爱好，且都有佳作，或发表，或得奖，均名震一方。我常常踏进她的 QQ 空间，欣赏新出炉的美文美画美诗美影，顺便说一句，高女士空间里的每一篇作品都有可读可品可圈可点之处，每到精彩处，便有说几句的冲动。譬如那幅得奖油画《九月的西域》，读后就感触良多。我当过知青，虽然没有摘过棉花，但画中的场景再熟悉不过。画中，作者运用透视效果让棉秆尽量降低，使背景尽可能多地出现蓝天白云，营造高洁明亮的远景；但主人公的身体曲线却隐约在严实的工装中，尤其是那长而厚实的围裙给人以压抑束缚的感觉，背对棉田，略显忧郁的目光微微向上地遥望远方。这些不经意的细节和潜意识铺染让我看到了一个志存高远、试图极力改变命运束缚的勤劳女子的形象。我尤其震撼于那微妙的目光，我当年当愣头知青在河滩上放猪时就常常凝视远方，只是我的目光更加忧郁迷茫，我可以把我当年的一段日记晒出来作证：

每当我将猪群驱向河滩，总喜欢向远方极目眺望，望天边的白云，望蒸腾的烟

花，望遥远可瞩的苍山，望隐约不辨的村庄。仿佛在大河的尽头，在黛色的远方，在大气的迷茫中，在天地之接壤，有一座神秘的殿堂。

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想说什么，只是在百无聊赖中便想把这百无聊赖的心境记下来，后来接触到心理学，才知道或许是某种潜意识使然。这段话虽然不能完全表达画中的意境，但多少都潜伏着身处底层的草根平民对现状前途的迷茫和改变命运的企盼。当然，这些也许只是画面的部分信息与我的某些经历的偶然碰撞而迸出的火星，压根儿不是作者的创作初衷，那也不奇怪，因为一个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就是会让人见仁见智。总之，看过高女士的作品，我确实常常想说几句指鹿为马自作聪明的话助兴凑趣。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晋阳魂梦》是高女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付出了心血，展示了笔力，收获了成功，在此表示祝贺。文学创作我是外行。外行看热闹，就先说两个连作者也颇为纠结的热点，一是跟风，作者认为当初构思时网络上的穿越体还寥若晨星，到了作品完成时穿越体已铺天盖地，自己因起得早到得晚而落于俗套，颇觉遗憾。其实作者完全无须自责。我认为穿越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主流形式，从人神两隔的“牛郎织女”（最早流传于春秋时期）到前世今生《牡丹亭》，再到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无一不穿越。《红楼梦》中的“石兄”从混沌初分女娲补天一直穿越到书稿既成脂砚斋评批之中，却是公认的神来之笔。穿越体被人用俗用烂只是个案，决非凡穿越皆恶俗。内容决定形式。事实上，穿越已构成《晋阳魂梦》的主要情节，它的运用使得故事悬念迭起妙趣横生，是成功的尝试。二是撞题。之前我并不知道高长恭，读小说期间才在网上对“兰陵王高长恭”来一番狂搜恶补，发现这高长恭的确是一个真心英雄，佩服作者的慧眼独具，当然，也搜出了《兰陵王》电视剧。据说小说创作后期，《兰陵王》开始热播，撞题的问题一度困扰作者。撞题确实是创作之大忌，但我以为那是就同一品种同一形式而言，如今多元社会，文化产品形式多样，传播渠道多种，表现手法不同，受众也各有侧重，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甚至还有可能相得益彰。史载高长恭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忠以事上，和以待下；足智多谋，骁勇善战。邙山之役，高长恭率五百骑突入北周十万大军中救城解围，胜利后武士们歌舞相庆，遂成千年古曲《兰陵王入阵曲》，并被日本国尊崇保存流传至今。如此华夏英杰，男神中的战神，确实值

得景仰。

就《晋阳魂梦》而言，可圈之处，至少有两点，其一是“情”，其二是“趣”。先说“情”字。文学是“人”学，有情才能感人。我推测作者写高长恭，一定融入独有的情结，是故乡情结，英雄情结，抑或是宗姓情结，不得而知，或许兼而有之。反正有关高长恭的描写，都十分细腻传神。且看那老屋中的幽魂，凄凄切切，反反复复，悔不欲生，让人屡生君何薄命，我见犹怜，任是铁石心肠亦动容之感；再看那热恋中的男神，亲和如邻家大哥，逸俊胜梦中情人，小说成功地将这千年长梦、千古奇情渲染得十分凄美，这等艺术效果，没有真情切意，仅凭几套娴熟的文字游戏是忽悠不出来的。再说“趣”字。作者凭借穿越的优势，巧妙地摆脱了一千多年前的生活环境和语言环境的限制，时不时来几句当下的俏皮话甚至网络流行语，使得文风幽默机智，符合现代人的阅读口味。还有，书中故作无厘头其实是恰到好处地出现一些古代经典诗词，给小说增加了质感厚度，平添了几分雅趣。

当然，就我个人认为，作者写作《晋阳魂梦》，最大的收获还是写作本身，是写作的过程，是写作过程中无数个冥思苦想的日日夜夜，是无数个日日夜夜中的汗水和欢笑。写作是创造者的王国，思想者的殿堂，它充实了生活，也丰富着人生。我甚至认为，一部长篇小说尤其是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完成，对于一个人来说，犹如成人、结婚、生子一样，是人生的重要的标志性的节点，即使摒弃任何功利因素，也意味着人生历练进入新的层次，价值追求进入新的境界，从这一点看，付出是超值的，收获更是弥足珍贵。听说作者正在筹划第二部长篇，深深折服作者的勇气和毅力，也在此真诚地祝愿作者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中国国电》主编 柳克谋

2015年4月16日

目录

◇ 序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缘起	迷途	主人	长恭	铜镜	新生	旧情	晋阳	初见
1	2	7	11	16	20	24	28	32	36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再会	信任	献计	疑云	提亲	错失	夜盗	降罪	秘信
42	47	51	56	61	65	70	76	81

目录

◇ 第十九章	事发	85
◇ 第二十章	逃亡	89
◇ 第二十一章	恍悟	95
◇ 第二十二章	求佛	99
◇ 第二十三章	遇缘	105
◇ 第二十四章	封王	110
◇ 第二十五章	政变	115
◇ 第二十六章	伤痛	119
◇ 第二十七章	公主	124
◇ 第二十八章	晋州	130
◇ 第二十九章	风云	134

◇ 第三十章	元夜	139
◇ 第三十一章	伤逝	145
◇ 第三十二章	沙场	151
◇ 第三十三章	红账	157
◇ 第三十四章	邙山	162
◇ 第三十五章	中计	167
◇ 第三十六章	长安	172
◇ 第三十七章	天机	179
◇ 第三十八章	强娶	184
◇ 第三十九章	结盟	190

目录

◇ 第五十章	宫斗（下）	245
◇ 第四十九章	宫斗（中）	240
◇ 第四十八章	宫斗（上）	235
◇ 第四十七章	入宫	230
◇ 第四十六章	迷局	225
◇ 第四十五章	解疑	221
◇ 第四十四章	祸临	217
◇ 第四十三章	麟儿	212
◇ 第四十二章	双喜	206
◇ 第四十一章	琴瑟	201
◇ 第四十章	远走	196
◇ 第五十一章	出征	250
◇ 第五十二章	统帅	255
◇ 第五十三章	破城	261
◇ 第五十四章	暗涌	265
◇ 第五十五章	危机	270
◇ 第五十六章	懿旨	274
◇ 第五十七章	魂归	280
◇ 第五十八章	英魄	285
◇ 第五十九章	真相	290
◇ 第六十章	非梦	294
◇ 后记		299

晋阳魂梦

暖香纱帐忆当年，前尘依稀。铁马冰河，沙场共驰难分离。相思绵绵古城别，从此情伤。纵使相见，一千年前梦一场。

——题记

第一章 缘 起

开学不久的一个周末，我正在美院的阶梯教室里听课，抬头低头，写写画画，极为认真，全然一副入迷的样子。突然传来一阵鼾声，我皱着眉头往右边一看，原来是被我拖来陪着听课的同班同学海子已经去见周公了，我生气地推了海子一把。再扭头向左看，同宿舍的美女阿菁居然也像个不倒翁似的，瞌睡连连。

唉，这么有意思的讲座，居然睡觉。

此时正是学院举办的周末名家大讲堂，本次邀请的是敦煌石窟艺术研究院院长主讲石窟造像艺术。虽然和我们油画系的专业没有直接联系，但学院出资邀请美术、文学、影视等各界名家，开设多专业内容的周末讲座也是有助于学生开阔视野、增长各方面知识的，很受学生欢迎。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去听，据说每周末公用教室里都爆满。

伴随着他俩轻微的鼾声，我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了很多：唐代造像崇尚“丰腴为度”，形象多是面形丰润、两耳下垂，体态生动、姿势优美，刀法洗练，衣纹华丽流畅。此时真的仿佛看到了以肥为美的杨玉环，婀娜多姿裙裾飘飘，又仿佛那位雍容奢侈而霸气十足的一代女皇武则天坐于眼前。

唐朝塑像果然华美丰满，但是一张张图片滑过眼前，看久了反而让人觉得腻味，我那一开始见到教授的激动心情也得到了缓解。

教授话题一转，讲到了南北朝时期。

这是完全不同于唐代的风格，南北朝期间，北魏、北齐等造像崇尚“秀骨清像”。那“动与神会”的艺术风格刹那间吸引了我，不由睁大我那一双原本就很有神的大眼睛，紧紧盯着讲台上的LED屏幕。图片中的佛像形体清瘦，结构比例适

中，服饰简洁，手法朴实。

“好熟悉呀！”

我差点儿叫起来，这种感觉的确让人讶异，好像有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心境，缓缓将我笼罩，一刹那间仿佛身临其境，抑或是我曾经身处过那样的画面。平静稍纵即逝，我的心海顿时汹涌澎湃，究竟是什么感觉呢？神秘的还是神往的？恍若一种神的牵引，揪着我一颗好奇的心，怦怦作响，继而又激动起来，很想走进那些石窟，去寻找那若有若无的不断撩拨我心思的一段熟稔的气息……

直到讲座结束，依然是心乱如麻。

海子从头睡到尾，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说：“下次再叫我呀，好听的讲座。”我鄙视地“哼”了一声。倒是阿菁满脸不好意思的神情：“若水，对不起呀，我不知道怎么就睡了，不过我醒来后听的那部分，真的很好。”

当学生的时候，哦，主要是好学生，就是这样的心情，要是没好好听课就像是欠了谁的，看到阿菁的表情，我笑着说：“没关系呀，我还觉得大周末浪费你俩的时间了。”

海子突然生气了：“什么话呀，哥们之间……哦，你俩是女生，得了，你们先回宿舍吧！张若水，以后有事喊哥们一声！”

我和阿菁回到宿舍，她像往常一样洗脸，然后鼓捣那堆蜂蜜牛奶之类的瓶瓶罐罐，开始自制配方，实验各种不同味道、不同功能的面膜。要是往常，我会凑过去让她给我抹一脸，甘当实验先驱。今天我把被子窝成乱糟糟的一团，再把枕头搁被子上，把自己整个身体砰地撂上去，发呆，胡思乱想。

阿菁甚是惊奇：“我这有泡了黄瓜汁的面膜，来点儿？”

我还是没言语，她自顾自对着镜子臭美。

突然脑袋内灵光一闪，想起小时候到山西晋祠和天龙山旅游的事儿，那天龙山的石窟不就是教授讲到的由东魏大丞相高欢最先开凿建造的洞窟吗？只是以前年纪小，不记得天龙山有什么样的石窟，什么样的佛像。难道，难道就是小时候的一面之缘，才让我觉得亲切和熟悉吗？可是小时候又没多深的印象，这会儿却不知为何无限神往。

“笔记本，把笔记本给我。”我腾地一下坐起来，到阿菁的床头拿过一个老旧的

手提电脑。

最近我们学人体结构，教室里挂着一副人体骨骼的模型，大概从购买这玩意儿后就没换过，不知被多少届学生用作教具，现在立在教室里就像刚出了车祸，乱七八糟的骨头粉碎性骨折兼移位。就是这样如此破碎的教具也不妨碍老教授给我们布置很多作业，每天画骨头和肌肉，一刻不得闲。而阿菁的线描作业也很多，根本没时间开电脑上网玩，所以这个老旧的笔记本仅仅是为了我俩写论文查资料，才软磨硬泡从师兄那儿借来的。

迅速百度天龙山石窟的资料。一阵窃喜，原来位于山西太原市的天龙山石窟，在全国知名石窟中排名第六呢，建造时期恰好从东魏到北齐，再延续到隋唐，是现存于世的不可多得的洞窟艺术。

我仔细研究着那些琐碎的资料，迷迷糊糊、半梦半醒。梦里金戈铁马，晋阳古城西部沙场残阳如血，俊美的面具之王衣袂飘飘，白袍金甲手持长柄画戟，战马嘶鸣良人扑面而来。他眼波幽幽，皓齿轻启。耳边传来他温润深情的呼喊声：“若儿——”

不曾想竟然做起了古人的梦，不由失笑。这是个周六的早晨，我躺在被窝就没起床，接着在网络上搜索着资料，兴致盎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走马观花地看着，满脑袋东魏西魏北周北齐宋齐梁陈的，也算是恶补了以前历史课上大把打瞌睡时候耽误的一点知识。

中午隔壁宿舍的珍子跑来叫吃饭，说她下午要回家一趟，求我帮她把人体课作业画完，周一要上交的。啊，我一听这茬儿，才想起来我的作业也没画呢，赶紧合上电脑，胡乱穿上衣服，把乱七八糟的头发挽起来绑了个皮筋儿。

珍子一路上说着感谢我的话，这还没帮她画作业呢就先感谢上了，看来是推不掉了。全开的人体骨骼图和肌肉图共两张，加上她的岂不是四张大画呀，而且还得标清楚各个名称，额滴神呀！

食堂正好有砂锅，要了个什锦的，珍子给刷了卡，算是请我的。唉，食不知味，匆匆扒拉了两口就跑向教室赶作业。

真惨呀，多半天一直埋头苦画，眼睛都花了，直到夜色降临，再到深夜无人的教学楼，腰酸背痛。十一点了，教室马上要熄灯，我居然还没画完。不画不知道，

一画才觉得工程量浩大，真后悔答应帮珍子补作业。熄灯了，教室再没法画下去，只好叫来海子帮我扛着大画板，我卷起四张全开的素描纸，向宿舍走去。经过一下午连带一晚上三张已经画完，就差给珍子补最后的骨骼图，半夜在宿舍加个班吧。

迷迷糊糊，感觉自己多半夜都在画骨头，肩胛骨、肱骨、髌骨等，头昏脑涨。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居然还起了个大早。因为，在半梦半醒的一刹那间，我便做出决定：出发，去天龙山！

穿好T恤牛仔褲，整理了一个双肩背包，放了些日用品。然后看到床头柜上倒立着一把宿舍临时停电备用的小手电筒，想了想也许会有用呢，便将手电筒装进背包。

丁零咣当的动静吵醒了阿菁，她睁开眼疑惑地问：“不是吧，若水，你还真去天龙山呀？”

“哈哈，你什么都知道。对了，明天帮我请个假，把这四张作业交给老教授。”我背起包潇洒地挥挥手，在阿菁的目瞪口呆中走出了宿舍楼。

先坐公交车晃晃悠悠到西安长途汽车站。一路上那个慢呀，停停走走，不由得很有心煩。其实周日的七点来钟并没有多少人坐车，比平时速度快了很多，不用一个小时就到车站了。要是赶上上下班高峰期，从美院到汽车站，一南一北的，怎么也得俩小时。

八点二十分，我已经坐到了西安到太原的大巴车上，等待十分钟后发车。此时已经心安，唱着小曲儿从背包拿出刚才在候车室买的面包吃了起来。

大巴车缓缓驶出市区，那些汉唐时期长安城的古城墙以及城墙下锻炼的人们逐渐消失在身后。一出市区，车速明显加快，把路边的各色景物远远抛向脑后，我心情大好。太原，并州，晋阳，我来了！

此时，手机响了，海子在电话那端嚎叫：“张若水——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呢，一声不吭自己玩儿去了？”

“我去看天龙山石窟，下周的作业你帮我搞定啊！”

“刚才阿菁打电话来，她以为我陪你去了，没想到你一个人啊，你在车站吗，我现在赶过去，等我！”

“哈哈，我已经在长安到晋阳的路上了，再快的马儿也追不上啦！”

“疯丫头，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吧，有事就call我！”

挂了电话我就睡着了，大概是昨夜赶作业没睡多久的缘故。一觉醒来，车停在介休服务区，车上的人都去上厕所吃饭了，司机喊我下车，他要锁门。我迷迷糊糊瞪下来，跟着也去吃了个泡面。

再次启程一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太原汽车站。一看时间，下午两点钟。我穿过一群围追堵截的人，从“住店吗？旅游吗？”的喊叫声里迅速走出车站，打车到迎泽大街上，然后等了一辆八路军。

八路军此时叫做三零八，还像多年前那样拥挤。我前胸贴后背大气不喘地挤到门口，幸好提前把包背到了胸前，以免被小偷打劫。

三点半才到了晋祠，终点站下车。晋祠的游人成群结队地开始返程，秋天北方的天气已经变短，看来我得抓紧时间。四处转悠没有发现去天龙山的车，倒是有好几辆面包车、桑塔纳之类的停在路边，司机悠闲地抽着烟，大概那就是黑车了。我过去问到天龙山多钱，结果司机劝我现在时间不早了，去晋祠玩玩得了，明天再上山。我赶紧说没事儿，把我送到就行了。

大约十三四公里的山路，终于在快到山顶时看到了石坊和售票处。已经下午四点多，太阳隐到了丛林之间，衬托着深秋碎金点点的满山黄叶煞是好看。幸好现在山上建了天龙山庄可以住宿，不然这个点儿估计都不让进山了。

终于踏上了天龙山的土地，心里顿时踏实下来。

这第一部分关于我怎么去天龙山的过程写得很仔细，其实写这么多，主要是为了证明事情的真实性的。海子，阿菁，珍子，人体作业，以及从西安到太原的路途，每句话每个细节都那么清晰可辨，真实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都不可能像个梦，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我确信，我的的确确是来到了山西太原的天龙山。

第二章 迷途

循着小时候依稀的记忆，沿着山路拾级而上，秋风习习，松涛阵阵。山路上没有几个行人，我行色匆匆不知不觉已置身于林海间，穿过一棵棵苍劲的古树，走马观花了高欢避暑亭，再转过山路十八弯，便看到了西边映着血红夕阳的漫山阁。

漫山阁还似当年那般雄伟，雕梁画栋，却又鬼斧神工般矗立于山腰之间。这漫山阁外想必就是分为西峰和东峰的石窟群了。我信步钻进东峰的林子，然后爬上爬下，穿梭在一个个洞窟之中。

一千多年前的石洞边缘被摩挲得光滑透亮，触摸起来仿佛有着别样的温润。原来，教授课件中北齐的洞窟就是眼前的样子，亲眼所见感触更深。菩萨造像质朴如初，浮雕玲珑，画像依稀，藻井沧桑……我缓缓抚摸，深深观看，不知道被什么感动，不知道被什么感伤，一副心事重重而又泛起心酸的样子。

难道是这些残缺的雕像让我心酸吗？很多洞窟里的菩萨只剩下了身体，有着孤单寂寞的哀怨，有着菩提凋零的悲伤，此情此景不由得恨起了小日本，恨得咬牙切齿，这些丢失的头像都被日本人残忍地盗走。

我流连于东峰、西峰的石窟之间，不知不觉天色渐晚。橘红色的西天突然就黯淡下去，像被巨大的鲸鱼吞食，瞬间没有了色彩。本来还想去柳子沟找一找当年的冰瀑呢，看来没时间了，我得赶紧下山到天龙山庄住宿。

夜幕给天地间笼罩了一层黛色的纱，山间影影绰绰，风穿过枝叶簌簌鸣唱。我小跑着蹦过台阶以及土坡。

突然，身后有两个虚晃晃的黑影，不知何时跟了上来。之前怎么没发觉呢？游人早下山了，这黑影是人还是野兽？